

生活知識

週刊
第十號



我 戈 作

！工人過難年

民主政治應立即開始

對於政治協商會議的要求

失業工人請願大游行

年關和工潮

叫我們怎樣過年(阿根) · 要求年賞(宗) ·

生活 三個月升工(黃剛善) · 臘月十五了(魯人) · 公務員的年關(木公) · 和我們
沒有關係的元旦(黃葉) · 失業工人的年關(容氏) · 請看我們廠裏的真
相(如萍) · 這是勝利年的年關(一之)

新春蓮花落

二萬人示威大遊行(連環圖畫)

不要這許多人做工!

任明

來件二則

守恆

齊達

朱絳詞 · 蓮花落調

張弓

自強

大江出版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廿三日



不要包辦，不要請客

政治協商會議開到今天已經有兩個禮拜了，在會議上對於各種問題都談到了，像改組政府，重選國民大會代表，精簡和裁減軍隊，修改憲法等問題，各方面都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展開了熱烈的辯論，然而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看見政治協商會議解決了什麼問題，毛病在那裏呢？毛澤東在大家應該進步的地方不讓步，只在嘴吧上讓步，表面上民主一下就算了。

比如改組政府問題吧！國民黨只肯把他們的一黨政府擴大一下，由他們聘請其他各黨派和無黨派代表做佔全數三分之一的國民政府委員，同時又規定任何問題凡經三分之二以上反對時就不能成立，這是一黨專政，毛澤東仍舊可以高舉山大王的主張，這三分之一的其他各黨派和無黨派代表，只好算被他

請來的客人，客人是做不得主的，他的地位只是等於花瓶擺式！替國民黨的一黨專政遮羞。

其他各黨派當然是不願意做这么大的，他們都反對國民黨的這個主張，共產黨說他們在解放區一向是推行三三制的，就是中共黨員在各級政府中的人數，從來不超過三分之一，所以他主張在民主政府中，任何黨派的代表，也不能超過三分之一。

再說國民代表大會的代表重選問題吧，國民黨根本反對重選，他在這裏，也要用請客的方式，讓出幾個位子，請其他各黨派及無黨派代表參加，實際上仍由他一黨包辦。原來照國民黨從前所定的辦法，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和監察委員，都是國民代表大會的當然代表，國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一共一千四百四十人，國民黨的中央委員一共七百名，這樣一來就佔了代表的半數；還有一半，不是由國民黨指定，就是在國民黨「指導」和「監督」之下選舉出來的，當然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

取消舊代表，普選新代表，不單是共產黨和民主同盟的主張，也是全國人民的主張，因為除了以上的理由以外，還有：一、十年前選舉的時候，那些沒有達到法定年齡

的青年，現在都已達到或超過法定年齡，他們在抗戰中有功於國家，必須使他們有參加選舉的機會。二、東北從前因為淪陷在日人手裏，不能進行選舉，代表都由國民黨指定，現在東北既已解放，應當讓東北人民有選舉的權利；新近歸還我國的台灣運指定的代表都沒有，所以必須使台灣人民能在全國範圍內參加普選。三、舊的選舉法對於回民和婦女都沒有特別的規定，在號稱民主的國家內，少數民族和婦女都必須得到平等的權利的，所以舊的選舉法必須改訂，代表必須重選，使他（她）們能夠公平地參加選舉。四、舊的選舉法對於選舉人和被選人的資格限制得太不合理，使得許多人被剝奪了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所以必須改訂選舉法，重選代表。

政府前定在今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代表大會，共產黨和民主同盟主張延期舉行，因為這個大會有關中國的百年大計，應該好好籌備，不應草草了事，但是國民黨堅持在五月五日舉行，他們好像來不及把政權交給人民，實際上如果五月五日舉行，代表就來不及重選，國民代表大會就可以由國民黨的代表一手包辦下去。

國民黨代表在十四日的會議上

報告說，政府將在十天之內，將所有限制人民自由的法令，一一加以檢討，分別修改或廢止，所有政治犯在七天以內分別查明釋放，現在十天和七天的期限已到了，重慶各界正在籌備歡迎政治犯出獄的大會。但國民黨代表却不承認張學良和楊虎城是政治犯，據說蔣主席不過是拿做大人的身份對他們管束得嚴一點罷了。不管怎樣，讓他們出來自由地走走，和百姓照照面，人民的懷疑才會消釋。

停戰令雖已下了兩個禮拜，但是各地的衝突還沒有全部停止，北平的調處執行部已派出許多執行小組到衝突的地方去調查和制止。政治協商會議既然開到現在還沒有什麼結果，大家不是要很失望嗎？我說這是不必的，本來中國幾十年來不能解決的問題，要想一下子在幾天當中解決是不可能的，但是這些問題必定是要解決的，因為第一人民要他解決，誰不想解決，誰就要失去民心，站不牢腳。第二從前中國的國內問題不能解決，是因為有外國人靴腳在裏面的緣故，如赫爾利就是一個，但現在情形不同了，不要說赫爾利已經回去，就是他再來，也不能像從前這樣便當地干涉中國的內政了。因為美國自己國內關着嚴重的復員問題和

美國八十萬鋼鐵工人大罷工

美國全國八十萬鋼鐵工人的總罷工在廿一日開始了，這是美國歷史上的空前大罷工，原因是鋼鐵工人要求每小時加薪二角五分，經過杜魯門總統的親自調解，勞方誠懇接受，把要求減低到一角八分半，但是資方頑固得很，最多只肯加一角五分，於是調解失敗，大罷工在廿一日開始。據說鋼鐵工人的罷工，將要影響到二百萬工人直接和間接的怠工，所以美國人稱它為第一大工潮。

美國的第二大工潮是全國廿六萬三千個肉業工人的大罷工，美國人因此已經一個禮拜不知肉味了。第三大工潮是廿萬電氣工人的大罷工。其他如通用汽車公司廿萬工人的大罷工，全國電話接線生和西部電報職工的罷工都沒有得到解決。相反的工潮在繼續擴大，紐約輸送工人工會會長說紐約地底和地面上各種公共車輛上的工人將在兩個禮拜內罷工。

討還爸爸

在美國士兵高喊「我們要回家」之後，美國最高軍事當局已下令不許士兵們遊行示威，但是一波未

平一波又起，美國士兵的子女們組織了「討還爸爸總會」他們把自己的靴鞋送給參議員們，上面寫了請願的字句：「送我爸爸回家！」「不得爸爸，不要投票！」「請做個好好的聖誕老人，釋放父親吧！」

檢舉漢奸運動

自從新新公司職工檢舉了他們的總經理漢奸李澤以來，上海各界檢舉漢奸的運動風起雲湧，接連發動的有康元製罐廠職工檢舉他們的經理項康元；永安公司職工檢舉他們公司裏對敵人獻機獻款代敵人收買牛皮的「商統會監事」；生生牧場職工檢舉場主沈九成和他的兒子沈萬靈；法電職工檢舉大班巨克萊和二班賴達德的通敵罪行；泰康公司職工檢舉替敵人製造軍用餅干的漢奸樂汝成。大美豐綢緞廠職工檢舉該廠廠主倪某兄弟；中法藥房職工檢舉他們藥房裏自稱得到「中央指令」的漢奸。

現在漢奸們也清楚的知道，在整潔的怒視之下，金條不一定會發生效力，李澤案中的重要角色警備司令部督察長畢高奎的被免職就是一例，所以漢奸們現行的策略是三十六着走為上着，都紛紛的離開上海，像永安公司的大亨已逃到美國去，沈九成逃到無錫。

這些被檢舉的漢奸，除了李澤和項康元已被捉之外，逃走的還沒有管賬，捉了進去的像沈萬靈之類因為腳勝租，又放了出來，對於法電職工的檢舉大班二班，還在考究他們的檢舉手續。

罷工怠工要求年賞

當局就是這樣在懲辦漢奸的！

★法商電車工潮已經解決，由資方發給特別賞一萬元，另發罷工期內的工資五千元，其他問題復工後再磋商，工人接受社會局和總工會的調解，各路電車及公共汽車於十九日中午一律恢復行駛。

鴻章紗廠工人因資方強迫工人填寫志願書，於十二日怠工，在廠方利用流氓包探的威嚇下，工人終於在堅持下得到了勝利，勞資雙方議定的條件是：一、實行十小時工作制；二、年賞及工資以本市民營紗廠最高者為標準，由工人代表會同廠方向各廠調查後決定；三、每人發給勝利獎桃花女士林布一丈三尺；四、年賞先借一萬元；五、每星期六發工資一次；六、星期日工作工資加倍。

★崇信紗廠老工人一千名，廠方已答應復工五百名。

★楊樹浦英商自來水公司工人要求發給年賞一個月，資方只答應服務五年以上的發一個月，五年以下發半個月，為此工人在十七十八兩天發動怠工，後經當局勸告先行復工，繼續談判。

★英商電車公司職工要求勝利慰籍金二十萬元，和開車太平賞，售票收入賞，並調整底薪，公司定二十七日答復。

★本市永安、新新、先施、大新，中國國貨、羅華、中華、友利等八大百貨公司的職員，為了要求提高薪津，資方不答應，向市黨部 and 社會局請願也沒有結果，特於廿三日下午二時到五時聯合怠工三小時，表示抗議。

★電力公司全體職工在廿三日下午一時半，舉行全體職工大會，實行怠工，抗議資方年底加薪辦法的不合理和無故開除職工和工會理事，要求發年賞二個月，恢復停職職工工作，推翻不合理加薪，月薪最低加五元，日薪最低加二角，慰籍金四十萬一星期發給，立即實行中國勞工法規和華洋同等薪待遇，一律發給制服。

★全市理髮匠於廿三日上午開始怠工，抗議資方無理剝削，要求理髮店分甲乙等，甲等勞資三五、七五拆，供兩飯一湯；乙等四六拆供兩粥一飯。

民主政治應該立即開始

任明

民主是實實在在的東西，不是說空話，紙上畫兩個大餅給人民吃，是吃不飽的。中國人看到美國大總統不僅尊重美國工會的地位，而且承認工人罷工權不可侵犯的。在上海看到美國士兵可以示威游行，要求回家，不必登記核准，更不吃槍柄耳光，可以直接向陸軍部長談判，可以打電報批評國家爲什麼延遲復員，不受檢查。這種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民主精神，真叫中國政府與人民慚愧萬分。我想這種事情要出在中國，不知有多少人白送性命吃冤枉官司呀！美國稱得起民主國家，確有事實爲證。

在我們中國呢？遠的不必提他，單說勝利以後的五個月之中罷，多數人要和乎民主，少數人反對和平民主，結果出之於武力鎮壓，發動內戰，不知幾千幾萬人死傷；學生反對內戰，造成昆明學生慘案；上海工人要求增加工資，要求復工，不是對他們訓斥，就是欺騙，不是打罵就是扣押，新新公司職員全憑大良熱血，出來檢舉人人共知的漢奸李澤，竟會遭受莫名其妙的挫折和阻礙；衛國衛民的抗日戰士，八年的犧牲和苦鬥，到今天還是吃不飽穿不暖，勝利獎金拿不到，各界歡迎國軍，得票的都是機關的親戚朋友，妓女情人，小兵沒半個份兒；農民受不到免稅減租的實益不去說他，反而增加了派款派軍糧的重重負擔；後方工業家無錢維持，要求開門，上海工業家被重重阻礙束縛得不敢經營事業；漢奸只要有金條，都變作勞苦功高的地下工作人員；奸商囤積，投機家更是大發其財，更是操縱壟斷市場；報紙刊物不能自由說話，不敢講公理；這數不清的罪惡，說不盡的黑暗！勝利給誰贏了去的呢？我們人民是連一文錢都沒贏着！人民用自己的力量爭來的勝利，而得不着勝利的成果，這是天下最不公平的事，當然要被人民所反對。蔣委員長看到這一點，所以在政治協商會第一日就明確的指出：「我們能贏得勝利是不夠的，一定要贏得和平」怎樣贏得和平呢？蔣委員長坦白推進民主政治」。最後蔣委員長英明地接受各黨各派和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在大會上宣佈政府決定實施的四條：（一）人民享有身體、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二）各政黨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並得在法律範圍之內公開活動，（三）各地積極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實行由下而上之普選，（四）政治犯除漢奸外及確有危害民國之行為者外，分別予以釋放。蔣委員長提出「勝利、和平、民主」不可分的理論，是絕對正確的，因爲少數人吞吃「勝利的成果」，人民是不允許的，只有站在民主的立場下，把「勝利成果」交給人民手裏，才能建立真正的和平！

勝利以後，少數人吞吃「勝利成果」，所種下的一切罪惡黑暗，是不能再讓他存在了！全國人民所受的「勝利罪」，是不能再受下去了！中國必須實行民主政治，今天就應該切切實實的，誠心誠意的動手做。什麼清潔運動，新生活運動，可以擱後一點，來一個「全國民主大運動」，先把蔣委員長所宣佈的四條中的一、二、四、三條立即實行起來，上自政府直到各黨各派和人民，一列要參加這運動。新開店要拿出貨真價實的牌子出來，要叫全國人民，全世界看到，「民主運動」一發動，人民團體像雨後春筍的普遍組織起來，有利於和平建國的報紙刊物像潮水般的湧出來，各黨各派公開活動，政治犯都恢復自由，不留半個在牢裏。

在「民主運動」的工作中，政府的責任，應該完全站在「以人民爲主」以「人民利益爲第一」的精神上，來培養民主，處處表現人民公僕的態度，不小看人民，同時要處處做模範。在人民方面，我們應該處處發揚民主精神，去幫助，爭取，督促政府。這樣來建立政府與人民間的民主精神和作風，來保證這次「民主運動」的成功。這種貨真價實的「民主運動」，才配稱中國民主政治的誕生！

徵稿啟事

勝利前後的上海工商業的資料：

- 一、工廠：
 - 1 廠名
 - 2 廠長
 - 3 資本
 - 4 組織
 - 5 出品及數量
- （一日）
 - 6 職工人數和待遇
 - 7 重要機器設備
- 二、公司：
 - 1 公司名稱
 - 2 經理
 - 3 資本
 - 4 職員人數和待遇
 - 5 營業狀況

應用稿費每千字國幣一千元

特別資料稿酬另議

對於政治協商會議的要求

來件一

上海工人救亡協會

我們對於政府的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感到十分的興奮，因為會議所要討論的是關係全國人民的大事——和平、民主、統一建國問題。我們工人除了願在建國工作中擔負應盡的責任以外，不得不提出下列最低限度的迫切要求。由於會議中沒有工人代表參加，我們希望參加會議的諸位先生立刻把我們的要求列入議程內，並且加以通過提交政府立刻執行。我們要求是：

- 一、改組政府，成立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民主聯合政府，以便建立和平、民主、獨立、自由、富強和幸福的中國，這個聯合政府裏面應增設勞工部專司有關職工事宜。
- 二、重選國民大會代表，職工有權根據產業或職業部門選出自己的代表參加國民大會。
- 三、根據民主的原則，重訂勞工法規，包括工會法、工廠法等。工人應有罷工權，遊行示威權，組織工會的自由（軍事工業和國家行政教育機關的員工應不受限制）。
- 四、反對外來份子控制與包辦工會，取消政府對於工會的阻礙，取消職工中的特務活動，保障職工人權，取消類似僱工、人僱工會等的對於職工的侮辱。
- 五、迅速推行復員復業工作，懲辦復員工作中的貪污人員，改正復員工作中的不合理的措施，獎勵日本投降後保護物資和工廠的有功職工。
- 六、改善職工生活，救濟失業職工，免費配給聯合國救濟物資。撫卹抗戰中被難職工的家屬。褒獎對抗戰有貢獻的職工。
- 七、提高待遇，男女工，中外工，同工同酬。舉辦合作社，公共康樂等福利事業，增進工廠衛生設備，開設勞工醫院。
- 八、廣泛推行勞工教育，開辦各種職工學校及職工子弟學校，建立圖書館，設立職工俱樂部和戲院，以增進職工技術文化水準，並使職工有正當的娛樂。
- 九、根據工廠管理中日法西斯的殘餘及其影響（如藉口技術，留用日人，繼續壓迫職工等）。一月十八日

來件二

民主建國會

一、開會以前誠意的表示，重於開會以後的協商——因此，內戰必先停止，人民身體、信仰、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通信等基本自由先全部賦予；釋放政治犯，政黨合法化，和特務機構的解散，必先全部實現。在上述各款當中停止內戰，釋放政治犯和解散特務機構，我們是向國共兩黨提出的。

二、協商要有結果，會內會外的組織必須健全——因此，我們認為會內須有專家顧問的協助，會外還必須組織軍事調查團。

三、要協商能得一致的同意，須有廣大民意的反映——因此，會議必須完全公開，還要發動全國人民組織政治協商會議明成會，隨時表示意見。

四、為促進統一，國民黨必須開放政權——其方式，或為改組最高國防會議，或為組織最高政治委員會，或者就利用政治協商會議而充實其職權。這些我們都沒有什麼成見，但認為此改組或新組的機構，必須為最高政權行使機構，以符合開放政權的本意。同時自治必須切實推行，除建立各級地方議會外，地方官吏也須實行民選。目下中共管轄區內的民選官吏，我們贊同在各方面監視之下重行選舉。

五、為要達到軍隊的國家化，必須大量裁兵，國軍官兵必須脫離黨籍，軍費必須出自人民可以控制的來源，軍權必須交給無政黨關係的女人，一切軍管黨化的方式，都必須全部廢止。

六、為要保持未來憲政的聖潔，國民大會組織法和代表選舉法必須修改，國民大會代表必須重選，憲法必須重行起草。

七、在過渡期間，必須商訂共同政治綱領，以代替訓政時期臨時約法——這似乎各方面都已經同意，問題只在內容如何。我們認為除了包括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的項目以外，還應該包括經濟民主化的項目；除了必須有具體的條文以外，更應該有一個進度表，以免再踏過去臨時約法和抗戰建國綱領成為具文的覆轍。

八、會議還應該檢討一下當前的復員問題和一般經濟政策。（節錄「對政治協商會議提供初步意見」）

勝利給工人帶來了失業，飢餓。
他們的呼聲是要工廠！要飯吃！

失業工人請願大游行

本報
記者 守恆

「敵人投降已五個月了，勝利給我們帶來的是失業，是餓肚子，即以我們的重工業來說：滬東區四十九個工廠，到今天祇復工了四個，而四個復工工廠中被解散的工人共九二〇人，現已復工的不過一三三人，全部重工業失業工人據不完全统计共約六千七百餘人，還有造船業呢，有二千多人，還有輕工業，還有……簡直算不清……」

街過封鎖線

廿二日早晨八時，失業工人的隊伍出發向市政府請願。

除了滬東區機器製造業的中華，愛工，明華，慎昌，日光等四十九個單位外，另外又臨時參加了輕工業部門的永備電氣廠，武田藥廠，豐田汽車公司以及毛絨，印染，肥皂等共計六十二個單位。

各單位首先在各廠先行集合，向平涼路機器工會匯合，市當局得悉此情，即派紅色警備車裝載大批警察，荷槍實彈，刀光閃閃，警士們一再阻攔工人前進，並將工會包圍，工人不顧一切，堅決前進，並大喊：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我們有說話自由！有請願自由！」

「我們餓餓了，請可憐我們吧！」

大隊羣衆在艱困狀態下步步進逼，行進到匯山公園會齊，不料匯山公園又已在武裝「保護」中，四周放滿了哨兵，不一刻，到齊了，人潮從公園口湧出，當時竟有刺刀戳上了工人的身上，衣服被刺穿了幾層，我看到了一個代表的中山裝上有刺刀的洞眼。

在警必達到請願目的信心下，衝過數次警戒，克服了混亂的困難，遊行工人終於踏上了楊樹浦路，整隊在「失業工人復工救濟請願大會」的大旗前導下遊行。

國旗被扯碎了

紅綠的旗幟，標語，傳單在微風裏飄揚，奇怪的行列吸收着多少路人的注目，一看，就明白了，同病相憐的許多失業朋友都隨時隨地加入了進來。

到處人山人海，途爲之塞，隊伍穿過外白渡橋，沿外灘前進，一路由糾察隊維持秩序，行經交叉路口，暫時遮斷交通。不料，走過北京路口時，一輛美國軍用卡車硬要通過行列，當經會講英語的糾察隊員向他們解釋，勸阻，但美軍不理，依舊開車，不顧羣衆安全，於是在羣情激憤中，發生了一場風波，隊伍一度陷入混亂之中，在此爭鬥期間，一面旗竟被美軍扯破了，而且，美國新聞處三樓的洋人（國籍不明）還賜下了空啤酒瓶三個，五個工人被打得頭破血流，由救護組送仁濟醫院包紮，美軍車見勢不佳，就逃去了。

怒吼！怒吼！怒吼！

隊伍重新整起，繼續前進了，折入南京路，五色的小型傳單被宣傳組貼上了漂亮的櫥窗，高貴的大廈，草率的歪斜的字跡，正表示了這是工人大眾真實的希望和要求。

馬路上，牆壁上，汽車，電車上，都被粉筆塗上了簡潔的字句，他他用嘴，用手，用一切表現，向大眾，向政府吼出了積鬱在心底的憤怒和痛苦，五月了，苦也吃夠了，再也耐不下去了，今天，他們似乎要發洩個痛快。

——接收大員，把我們遺忘了嗎？

——大人長官們！在年夜飯席上可否爲我們解決復工問題？

——救濟！救濟！是不是在我們餓死以後？

「有願你們享，餓死是應該？接收大員把我們從日人手中奪下的物資搬到那裏去了？」

「吃光！賣光，當光，光！光！光！」

「失業工人要賣妻子了！」

「資方有的是金錢，我們有的是血汗，拿本館，換飯吃！」

「我們要吃，要吃，要飯吃！我們要做，要做，要工做！」

「請同鄉拿出良心來！」

路旁的觀衆用眼睛，用耳朵，看到了聽到了天崩地塌似的聲音，回答他們的是同情，同情，廣泛的同情！

和煦的陽光照耀下，隊伍順利的經新世界大世界轉中正路，至江西路轉北，到達市府門前。

江海關的鐘正敲着十二下。

六 大 要 求

市府四周，早經嚴密戒備，警探，憲兵三五五站滿着，白盔的美國憲兵和吉普車也來了，協助維持秩序，市政府屋頂上站滿了人——不，應該說是「官」或「員」，市府旁邊，有白俄隊十六人騎着高頭大馬橫排着，馬蹄得得，似有躍躍欲試之意。

馬是那麼肥壯，人也那麼肥壯，雪亮的刀尖，雪亮的徽章，反襯着一旁的瘦削的身子，菜色的面龐，破碎的襤褸的衣裳，這是一個強烈的對照全體工人被領進了市府對面的天主堂的空場內。

一時許，工會代表管天申等廿位由警長陪同進謁錢市長，提出五大要求，錢市長恰因公外出，由何副市長代表接見，對五大要求最迫切的「復工」與「救濟」問題沒有肯定答覆，代表退出，徵詢大家意見，再定進行辦法，並經總工會的周學湘先生向工人談話，工人一致呼喊：「沒有答覆，我們不走，」請代表繼續要求。

代表義不容辭，再度進見負責當局，經再三堅決要求，得到答覆如下：(一)要求市長從速復工。答：由工人選舉代表七名會同副市長經濟部討論一切復工事宜。

(二)勝利後解散工人，要求儘先錄用。答：准如所請，通知各廠，並由市黨部王先青先生負責登報聲明。

(三)要求迅速救濟失業工人。答：救濟麵粉四天內發放。

(四)要求市長致電協商會停止內戰。答：此為一致要求，政府已在實行中。

(五)要求准許組織工會，資方須承認工人代表有代表全體工人全權。答：准在合法範圍內成立工會，由市府登報令各廠承認工人代表全權。

談判繼續討價還價，就延了五六小時。

偉大的同情

六時了，七時了，八時了，代表還沒有出來，為的是在爭一個月的救濟費。

在人們伸頸盼望中，另一個意外的好消息倒來了，代表通知每單位點清人數，發麵包，每人一個。

「好！麵包！麵包，吃麵包啊！」一羣餓狼興奮起來了。

「那兒來的麵包？那個好心腸的給的？」

「是市府？是救濟會？是……？」

「是頭中三廠全體職工因為我們餓了一天，特地捐助來的。」

「喔！原來也是工人！」

「謝謝頭中烟草公司全體工人！」

「工人們團結起來！」

「工人萬歲！」又是一片噪雜的口號聲。

唯有工人最能同情工人，幫助工人！馬路上在賣晚報了。

「大英夜報要哦？見到失業工人二萬大遊行……」

工人羣圍觀着一張報紙，看過的人說：「報上登出了，可惜太簡單，而且不真實，有良心的記者先生應當為我們詳細的向社會呼籲，請各界支持。」

「我一定替你們報導，我有良心，記者應該為你們呼喊！」我情不自禁的響應他的號召，我的心在跳，血在沸騰……

勝利的結束

市府內已燈火輝煌，公司的霓虹燈向我們眨着眼睛。八時半代表帶着笑，欣然步出市府門口。

「五大要求承認了，我們的主張都接受了！」

一傳十，十傳百……於是每個人的臉上露出了勝利的笑。

歡呼之聲像奔騰的怒濤，傳開去，傳開去……

「我們有了團結，才有力量！」

「二星期後不復工，大家再來。好不好？」

「好！」四周同聲贊成，像一個響雷。

肥馬四匹前頭領着，隊伍重又整起了，在夜風裏，踏着勝利的步伐返回楊樹油去。

年關和工潮

齊 達

富人過新年窮人過難關，富人從一年之中總結利潤，買魚買肉，穿綢著緞，興高采烈，大吃特吃，說的是「恭喜發財」，想的是「黃金萬兩」。可是窮人呢？縮緊腰帶，當鋪蓋上利息，防討債惡風頭，甚至被迫上吊，或挺而走險；總之這是一幅淒慘絕境的圖畫。

今年是勝利後的第一個年關，一切情形是更壞，這個傳統的習慣的年關，將怎樣過呢？

柴米油鹽及日用品的價格已又在上漲，這無形中又添來了一重對窮人的襲擊，復員尚未復原到日本投降以前二三成，大批失業工人呼籲無門，為飯碗在風雨中奔波；工廠接收了，工人不接收，做偽的工廠財產，工人辛辛苦苦地看管了一場，眼看做偽財產一天天的變為私人的了，有些工廠痛快地拍賣了，許多工廠的失業工人生計已迫於絕境中，可是什麼救濟！救濟！只聽樓梯響，除非是工人自己拿出手去爭奪，那是決不會有誰來憐惜你的，幾個月來的事實教訓，完全是合乎這一真理的。

我們每日從各種報紙上的報道，看到各業各廠工潮在洶湧澎湃的發展起來。

電力公司工人怠工會引起社會注意，而經各方調解平息，但問題根本沒有解決，實方是很頑強的，學法商電燈電力公司當局的故技（法電工人怠工時實方將自來水關斷將電流關斷）企畫混亂社會人士之視聽；對工人所提改善待遇之各項條件拖延不答，而以電力公司待遇為馬首是瞻的自來水公司，上海電話公司，電車公司等工人，均相連地也紛紛提出了年關要求，如電話之要求年賞薪金一律每人二月。在市政企業中如郵政員工在去年十二月底已經發二個月的年賞，所以電力電話等當局也應該考慮到中國員工這一合理的要求。

在棉紡織業中近日來工潮的蔓延非常嚴重，如滬西之新生紗廠新裕，昌興，鴻章，永安，申新二廠五廠七廠（五、七兩廠在滬東）九廠，均先後發生怠工罷工，經濟部接管的內外棉一二廠，也發生了粗細紡部的局份怠工，所有這些工廠工人所提的要求條件大約可分下面幾類：

(一) 要求發年賞或勝利賞金（或稱戰時損失補貼），市政工人多數

是二個月，紗廠方面如鴻章廠工人要求五萬至八萬元，申新九廠工人要求發十五萬元，經濟部接管的敵人紗廠如內外棉日華公大同興等紗廠工人均向廠方經濟部提出年賞的要求，提的條件大致是二個月，是項要求多數廠方尚未作具體回答，而有個別廠方如鴻章紗廠已答應每人先借國幣一萬元，其最後決定看其他各廠一般情況如何而補給。

(二) 要求增加工資，一般地說國營紗廠的工資標準，是根據基本工資加津貼八百倍計算，而民營紗廠就沒有有一定標準，比起來是比較低得多，所以近來民營紗廠工潮的要求就是要提高到國營紗廠的標準，如鴻章紗廠這次就提出要求增加工資百分之五十。某些外商企業如電力公司則要求同工同酬，反對外洋人工資特高而華人特低的平等待遇。

(三) 要求無代價配給品，如鴻章，申五，申七，申九等紗廠提出該袍料二件或工裝料一套，有的要求布半疋，其理由是工人自己製造紗布而沒有得穿，平價布也是沒有錢買，而且也沒有時間去製，此外如電車工人及郵政工人有號衣者則要求按時發新號衣，現在勝利了，確實應該穿得體樸點，不是政府也有過衣服不整者有損雅觀而不准在馬路上走嗎？

(四) 要求減少工作時間，此項要求特別為民營紗廠工人所迫切提出，因為國營紗廠大都為十小時工作時間，而民營的則為十二小時至十五六小時，實方所圖自己利潤，對工人死活根本不管，先進國家已從八小時工作制縮短為每週四十小時工作制，而蘇聯更規定五天休息一天為週期，中國工人比起英美蘇國家的工人真是望塵莫及，現在紗廠工人要求十小時工作制雖為不算過份。

(五) 反對藉故開除工人代表，要求有組織工會的自由，近來許多工廠都組織了工會，但是廠方對工會總是歧視的多，而想盡種種辦法來破壞工會，那就是藉故開除工人代表，因此而促成工潮發生的，如新裕紗廠就一紗廠新生紗廠等都發生是項關爭，甚至因此而激成工人罷工，如新裕一二廠的罷工就是這原因產生的，鴻章紗廠也用威脅工人代表組織工會的活動，而不從正確的來提高工人生活改善勞資雙方關係為前提這是極不合理的。

所有這些工人是表示着多樣不同的要求，但在目前來說年關發薪和分紅是主要的目標，其他只是附帶的或激動工潮發的原因。

從上面這許多工潮中，充分表示出上海的在業工人和失業工人，他們

第 一 期
的生活痛苦，飢餓的威脅，到了年關臨頭，已到最高峯，已到山窮水盡。我們站在整個國家利益上着想，對復興建設的骨幹——勞工們，政府也好，資方也好，根本不應再採取不惜一切的榨取，斷傷，欺騙的辦法，相反的應該誠心坦白的愛護，和精誠的合作，能很好的保存這支國家建設是賴的生力軍，民族復興的發動機！

叫我們怎樣過年？

阿 根

舊歷年關就在眼前，我們的問題什麼也沒有解決，叫我們怎樣過年？抗戰勝利開始的時候，我們喜歡的什麼也忘記了，似乎沒有什麼問題，只要勝利。

現在我們已忘記了勝利，只要把我們的問題解決！我們向政府當局和社會人士抗議：

對於我們一批失業的技術工人，究竟準備怎樣處置？我們已不要聽那種「工業復員」「生產第一」的爛調，也不願自稱為「建國幹部」。我們所要知道的是隨時有工可做，到那個廠做。真叫我們不明白，自從日本投降以後我們××鐵廠的工友們費了一把勁保護了廠房，機器和原料才使政府當局不費力氣接收到一切。但是直到現在，除了一部分原料曾被接收人員運走一部分外，廠房和機器還好好的在着。復工是輕而易舉的：廠房，機器，原料，工人什麼都有，為什麼拖延着叫我們挨餓。就拿我說吧！半年來，只拿到解費費二百四十萬偽幣，再加上一點物資，煤半担，洋釘一筒，變了錢不過一百多萬。一家四口就是吃玉米也吃不到二個月。再沒有工做，真真過不了年了。

另外，政府要發給我們的外國救濟麵粉為何不發下來。我們工會忙了一個多月，開大會寫名單，上呈文，簽連保。到現在非但還是落了空，大人先生們反說我們份子複雜，故意留難，不給辦理。就算我們份子複雜，就不是失業工人不要救濟了嗎？大人先生呀！你自己吃飽了也得摸摸良心呀！

我們要求在年內得到工作，要求在年內發下救濟麵粉！

要求年賞

宗

要求年賞，是當前最嚴重的一個問題，為經濟部所接的各廠工人們，希望經濟部能夠顧到他們的痛苦，予以圓滿解決，那裏曉得用人意料之外，一月十六日，經濟部接管的棉紡業工廠，又忙着移交給中國紡織建設公司，所以將年賞問題擱在一旁，認為年賞這樁，不關緊要，他們不知道工人要還債要生活，對於年賞是看得性命交關的。

現在已經有好幾處發生了年賞的慘案（崇信紗廠打傷廠長及巡官；統益紗廠某女工代表為年賞事惹起工潮，受了刺激，吞金自殺）。當局諒不至於不知道吧。工人是完全依照合法的手續去做，先派代表向廠方口頭要求，再用書面請求，但所得到的答覆是「請示上面」，而中紡公司呢？也是這句話，要請示上面，才能答覆。我真不懂，上面，上面，究竟有多少上面呢？而這最上面的是誰呢？難道這區區區區年賞問題，還要拍電報到重慶請示 蔣主席嗎？而 蔣主席已早有救濟民生改善工人待遇的明令，希望當局們心自問，這些工作是否已經做到？據悉中紡公司對於年賞須待一月廿八日（陰曆廿六）才可發表，不知他的用意何在？在這個年關百物飛漲的當口，工人怎能等待？（我國向有十二月廿四日起，各物加倍的規矩）新華國營紗廠都有工會組織沒有什麼工潮發生，但現在各廠工人代表已無法壓制工人的情緒，據悉三四區棉織業產業工會聯席會議已經決定，如果一月廿五日上午九時廠方仍無答覆，各廠就要開始怠工。

希望中國紡織公司及有關當局為國家生產和工人福利着想，不要再推延甚至不管，不然這種大規模的工潮發生了，它的結果是不堪設想的。

上海工人一月份生活費指數

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三十五年一月十五日
基期：民國廿五年等於一〇〇

總指數	九五·六二四·二九
食物	八四·三五四·七三
住屋	九七·四五八·二一
衣着	二七四·五三一·三〇
雜品	一一一·六四四·二四



三個月升工 黃剛善

甲：老兄！好久不見，仍在××廠得意嗎？

乙：是，是！

甲：聽說勝利以後，絲織品銷路很好，因此貨價大漲，你在××廠的待遇一定不差了吧？

乙：貨價漲，是老板自己賺錢，與我們小職員有什麼相干呢？說實話，我的一月薪金給有錢人吸一星期香煙恐怕還不夠呢！

甲：客氣！你們的經理在戰前，不是到堂堂民主大國——美國去留學過的嗎？那末他的思想一定很新，對於職工的待遇，怎麼還會刻薄呢？

乙：你不知道內幕。

甲：哈哈！你們的內幕我豈有不知之理，老兄！你們廠裏每年年底是不是每人有三個月升工可拿？

乙：你怎麼知道的？

甲：哈哈！路透社密電，再加地下工作者的情報。三個月升工，對不對？你賴也賴不掉，怎麼

還說待遇不好！

乙：喂！甲兄！你不要放大炮，你知道我今年三個月的升工，共拿到了多少法幣？

甲：像你這樣，一月薪金至少二萬，現在就算你一萬五千法幣吧！那末三個月升工，起碼四萬五千法幣。

乙：哪！你都猜錯，我十二月份的薪金一共祇有四千三百六十元。

甲：什麼？祇有這些，那是太苛刻了！那末三月升工祇有一萬三千另八十元了！

乙：你的算法到底不及我們經理先生。

甲：你這是什麼話？在學問上講，我當然及不來你們的經理，他究竟是中國有名的商業會計專門學校畢業，又到美國留過學，但我對你這三個月升工的數目，總不會算錯，四千三百六十乘三，還不是一萬三千另八十嗎？

乙：錯了！應該二百四十！

甲：怎麼！二百四十！

乙：我的三個月升工祇拿到二百四十元！

甲：老兄！別開玩笑，我雖然窮，決不向你借錢，何必如此。

乙：你根本不明白我們廠裏三個月升工的算法，那末我來算給你聽，不知你願意聽嗎？

甲：當然願意，請快說！

乙：第一，經理先生（當然就是老板）規定，升工祇「升」「薪金」，不升生活津貼，那末現在十二月份生活津貼是四千元，我的薪金是三百六十元……

甲：那末三個月升工也有一千另八十元！

乙：甲兄！你心不要急，且聽我說。現在請你預備一張白紙，一枝鉛筆；我要報告一下今年一年從一月至十二月的薪金數目，你一邊聽一邊按月給記下數目。

甲：好好！你說吧，我紙與筆已經預備好了！

乙：那末我報告：一月二千元，二月二千元，三月二千元，四月二千元，五月四千元，六月四

千元，七月八千元，八月八千元，九月八千元，以上是一「中儲卷」。十月一百六十元，十一月二百四十元，十二月三百六十元，以上法幣。現在請你算一下，一共是多少法幣，一月至九月薪金須以二百作一折合法幣。

甲：共計法幣九百六十元！

乙：那末請再除十二，再乘三，不是二百四十！

甲：九百六十除十二是八十，乘三是二百四十，哈！一些也不錯

乙：現在你總明白了吧！所謂三個月升工根本有名無實，他把你一年所得的薪金統計一下，除去生活津貼，再平均十二個月，看每月平均應得多少，就給你每月應得的三倍，在名義上，不就是三個月的升工嗎？

甲：佩服，佩服！你們的經理真不愧為國內精明學士，國外知名博士！

乙：你怎麼還是不明白，否則他下了大本錢讀專科，渡重洋作什麼？就是爲了這些呀！

臘月十五了 魯人

今天已經臘月十五了！時間正是早晨六時，天還是烏黑，阿花把銅匠阿七從被窩裏催了

，好容易費了半天的勁，揉了揉惺惺的眼睛，懶洋洋地爬起來，熱被窩裏有點捨不得。

四歲的小青在呼呼的睡着，做着甜夢，剛才一歲的阿祥在媽的懷裏吃着奶。

狼吞虎咽的吃飽了泡飯，伸了個懶腰，走到桌邊把日曆上面的一張撕了下來，可是他皺起了眉頭，像是撕裂着他的心。

「臘月十五，唉！日子過得真快呀……阿花，這次的工錢還存多少？」

「怎麼還存多少？你不知道嗎？一共也不過拿新票子一百廿萬！買三斗米就五十一萬，小店裏的賬十三萬……呵，還有二個孩子還得做二件新椅子過年……」她的話像磅堤的江水，直衝了出來。

「好了！好了！我知道。」

「嗚……」汽笛像哭也似地叫了起來。阿王怪不快活地提了飯格，蹣跚地走了出去。

「阿王，你今天怎麼愁眉不展的？」小山東學着說書的姿態問他。

「小把戲，懂得什麼？老子有老子的心事！」阿王發牢騷了。

給車油染得漆黑的雙手，在閃閃發亮。憑空地將車上的鍊條一根根地撤下來。

「阿王，這兩天東西又漲了！唉！年關！願得我們窮人倒運！」阿大像是察覺了他的心事。

「是呀！爛那！廠又不開工，老是修理，修理。要不然，倒好跟伊（資木家）上上班，加兩個總好些……」

「年內還好拿一趙錢罷？」

「大概好拿一趙。」互相祈禱着。

小山東從賬台上急沖沖的奔了過來，氣喘吁吁地：「喂！寫字閣來了外國人說，今年我們的「柴賞」（註）沒有了……」

「什麼！柴賞沒有了？」不約而同地。

立刻甩了擲頭、板頭，往坑棚開開會。

小山東像傳達員，把這個消息送進每個銅匠的耳裏。

坑棚間人聲鼎沸，亂糟糟的嚷着。

「他媽的！這還是道理嗎？東洋人也沒有尅扣過，他媽的，我們放炮仗迎接他從集中營回來的那天他忘記了？」陳二首先跳起來。

「我們派代表上賬台！」阿大嚷着。

「阿王！」

「阿王做代表！」高聲喊着。

這時阿王毫不猶豫地，像古代

剛劍的英雄，挺起胸脯，氣虎虎地站了出來。於是一窩蜂地擁上了賬台。

陳先生坐在寫字台的右邊，英國部長坐在正中，都給銅匠包圍了。

「陳先生，我們每年應有的一份柴賞，為什麼要扣去？何況今年國家也勝利了！」代表先開口。

陳先生聽明了來由，翻給部長聽。

大家沉默了一會兒。

「部長說，廠沒有開，而且開不開沒有一定，現在是整理時期，大班的來信，柴賞一律取消。」很堅決地回答。

「我們不問整理不整理，究竟我們是在做活呵，沒有歇在家裏，假使我們歇着，便不要。」

整整經過二小時的唇槍舌劍，祇允許賞每人一百支香煙，還說是賣面子的。

下午，阿王更沒有勁了，他慢慢地想着，想着……

兩擔柴，至少可以賣一百多萬，倒也可以派派用場。現在一百支非賣品，他媽的！值十二萬。

「阿王，部長說，廠開不開，沒有一定。」假使真不開，你打算怎樣？」阿大很擔心的問他，

「到那裏，說那裏的話。眼面前的一道關子就不得過，還談那些

「唏哩呼嚕」她在喝着薄粥。

「要過年了，這次小江北的單幫肉，我們也該稱二斤？」

「不要！不要！什麼都不要！沒有錢。」

「阿王！過年要着新衣裳。」小青敲着小嘴湊上來說。

這一晚上，阿王的確沒有好睡，他想着，年關，年關，多麼難過的年關呀！

註：「柴賞」，依往年的例子，每年年底，銅匠有兩擔柴板可賞，故稱柴賞。

妻抱着阿祥坐在床上，小青在地板上哭着，她看見了他回來，連忙放下孩子，把菜碗端上，讓他呷着高粱酒。

「唔哩呼嚕」她在喝着薄粥。

「要過年了，這次小江北的單幫肉，我們也該稱二斤？」

「不要！不要！什麼都不要！沒有錢。」

「阿王！過年要着新衣裳。」小青敲着小嘴湊上來說。

這一晚上，阿王的確沒有好睡，他想着，年關，年關，多麼難過的年關呀！

註：「柴賞」，依往年的例子，每年年底，銅匠有兩擔柴板可賞，故稱柴賞。

妻抱着阿祥坐在床上，小青在地板上哭着，她看見了他回來，連忙放下孩子，把菜碗端上，讓他呷着高粱酒。

公務員的年關

木公

年關一步一步的逼近，同樣的生活指數一步一步向上抬高，一年夜到了河水要漲三分。這是句俗話，真的，物價的高漲實使人叫苦，爲了收入少於支出的原故，年關的降臨使我聽了覺得頭痛。

我是個交通部電信局的公務員，就是薪水階級的一個，近日來想起年關的將臨，使我心裏添了幾許般的憂愁，要還債了，要買年貨了……等等，各種各樣的鈔票念頭向我襲來，無盡的心事泛在我整個的腦海中，可是我呢？唯一的祇能靠本月份的薪金來應付，但更知年關中的費用單靠薪水來支付是不夠的，「年賞」這是補救我們薪水階級還債的一種妥當辦法，可是交通部的規定電信局職工是沒有年賞的，所以主要的祇能希望本月份的薪金調整後，提高一點罷了。

可是事實又相反，據說：本月份的薪金不加而又減，上月份我是領得二萬二千元，這是技術員的薪金，其他職位不到此數，這次據說只有壹萬八九千元，為甚麼呢？因為這是調整公務員薪金及改善待遇後的數目，這樣一來真使我哭笑不得，想到債務的無法彌補，老調的辦年貨以及一切費用都成了問題，恨不得立刻跳黃浦，不再管這種永遠還不清的債。今年年關是難過的了！

和我們沒有關係的

元旦

黃 葉

牆上的掛曆只剩下最後的一張

，販房先生也已拿出買貨贈送來的新日曆掛上，這是三十四年的最後一天。老闆從樓梯上索索地下來，隨着他帶來了一陣雪花膏的香味，老闆打扮起來，他是將要去赴什麼宴會似的，他問了聲「今早生意那能」後，腳步就離開了櫃檯向門口去，又轉身吩咐了一聲：「明天要慶祝元旦，打烊一天……」

在貓不在的時候，店員們就放開嘴無顧忌地高談闊論起來，但在進店學生意已將兩年的我對於這「明天打烊一天」，認為是一個奇蹟，一面奇怪老闆的開通，一面用眼睛釘着在角落裏做了三四十年的市職員的張先生，看他對這個「明天打烊」有什麼感想。他似乎也同我一樣有點奇怪，嘴閉着嘴，雙眼望着早已消逝了的老闆的背影。

夜來臨了。街燈放着光，賣晚報的朋友們正聲嘶力竭地呼喊着，滿街擁塞着行人。我上了排門，店員們拿出了撲克牌開始玩「團體玩」(廿一點)了。我溜到馬路上去走走，這是我的除夕啊！

午夜一點鐘左右，從甜睡中給老闆的打門聲驚醒過來，連忙起來開門，等待滿身酒氣的老闆走上樓時，關熄了電燈才鑽進被窩裏去。樓上老闆繞正同老闆口角，嘖嘖的聲伴使我又睡不着。在朦朧中我

似乎聽見炮仗聲響了過來，睜開眼一看天已經亮了，心想今天是元旦，簡直今天不開門，多睡一會兒吧。但忽然記起昨晚房先生寫的那張「慶祝元旦，休業一天」的紅紙條，還沒有貼出去，於是一翻身，從床上跳起來。

在貼好那張紅紙條後，每天早上的工作，倒痰盂，掃地板，收拾櫃檯，泡開水……這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都離不開的工作也就像平日一樣地開始了。

吃好早飯，店員們翻開着本日的報紙，我乘今天是假日也就檢出油垢的衣服準備洗。在小學讀書的小開跑來要我為他修理手槍，尋了老虎剪修好了小開的用鉛線洋釘和子彈尖做成的手槍，在子彈尖洞孔裏灌滿了火柴硝。「砰！」小開開心得跳了起來，溜到馬路上玩去了。但樓上又出現了老闆的喊聲。好啦！趕快到京戲院去為老闆搶買三張今天的戲票。

下午，看老闆一家三人坐上三輪車看戲去後，走進店堂僅見賬房先生，他吩咐我說：「下半年幫老師父揩地板……」

這樣忙了一天，直至夜晚洗好了衣服，用紅得熱烘烘的手捧着報紙坐下來看時，才算是休息了。儘管報紙上滿面是慶祝勝利後

的第一個元旦等等的報道，但這一年一度的元旦佳節對我們這羣學生是沒有關係的。

失業工人的年關

容民

屈指算算，年關一天近似一天了，我心中好似油煎一樣的着急着，怎樣渡過年關呢？

廠內復工的日期，一次一次的敷衍下去。今年是沒希望的了，可是在此物價高壓下，飢寒交迫中的失業工人，生活尙成問題，怎樣談得到過年呢？

阿因前天拿了一張報告單來給我，我看說：「爸爸，我們又放假了。」我一面看着孩子的成績，一手撫着孩子的頭說：「孩子，委屈你了，爸爸失業着，不能再給你求學了。」孩子呆視着我，兩只眼眉已發了紅，我的心中不覺也酸痛起來了。

王家先生拿了一大包百貨，從我們口經過，阿因媽對他望着，很羨慕的在想自己家裏，今年一樣沒有買過，人家都預備了年貨過新年，吃年夜飯了，而我們呢？相反的，丈夫失業了這麼久，連得今晚燒粥的米都沒有。

失業！整整的五個月的失業，家中一錢也沒運轉過，當也當光了。借也借遍了，二月前向張家借的

三百萬，人家已經來討了好幾次了，總一次一次的被我敷衍過去，現在年關到了，更加催得結棍，王家的錢，今天也來說過了，說年底銀根緊，無論如何要想法子！

阿國媽一件唯一頂好的棉袍子。早被放到娘舅家（註）去了。如再不去贖，就要滿期了，我的身上，除掉這套破工裝外，再無可變賣的東西了！

回想到去年年關難在敵僑統治下，剛能勉強的過去，而今年這種淒涼的情形，真不堪設想了！

（註）當舖

請看我們廠裏的

真情

如萍

大家都聽見申新九廠，這幾天在罷工吧！我是廠裏的工人，爲了外界人士不知內中真情，現在我來說給大家聽聽。自從罷工以來，現在快三個月了，在三個月之內，我們每一個工人都存着一種勝利後的希望，以爲生活可不必擔心了，然而這希望却帶來了種種痛苦：（一）我們九廠工作法最多，如果工作忙得來不及做清潔法，廠方用一種檢查員，假使被查到不清潔之處就要將工號抄去罰工錢；並且每天用甲乙二班比賽方法來增加生產，簡直忙得連小便時間都沒有，唉，

這種生活連牛馬都不如。（二）說到飯間裏又是亂七八糟，一點秩序也沒有，每天吃冷飯，況且有時連開水都沒有一點。飯間是很大的一個屋子，但是飯桶只有兩只，吃飯的人數倒有二百人左右，請問這二百人在二只飯桶邊飯是否要擠擠，自從三十五年元旦日起，住在外面的工友，廠方只供給一餐，另外貼法幣六十元，請大家替我們想想，六十元在外面是否夠吃早晚二餐？工資方面我做的廠比其他廠要少三分之一。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實在迫得走頭無路！（三）在廠中有二種最不合理的事：第一件是不問這個工人能力的高低，和品行好壞，只要他能帶十幾個工人來做工，廠裏就給他做指導員，第二件是：做了指導員，廠方還發給他二套制服，但對我們工人呢，連寫一條飯單，就要扣法幣三百元，還只許寫一條，弄得禮拜天洗了，逢着下雨，不能乾就沒得用，你看廠這樣大，量氣這樣小。（四）在三十四十二月某日，叫在三十一年份解散的工人去登記。有幾男工是當代表的，廠方在他們面前討好，答應代表可以先復工，但要保證以後不許有什麼事情發生，否則要向代表交涉。結果過得代表竟答應下來！（五）某

車間裏掃地的童工，因爲她到廁所去小便，時間並不長，工頭見她不在，就叫人把她叫來，打了二個耳光，還把她用力一推。

這是勝利年的年關！

一之

轉瞬之間，又是年關了，往年雖在敵僑的工廠中工作，如遇有年關和佳節來臨時，總有一點年節賞，就本廠——僑軍修械所來說，去年過年每人得有賞銀僑幣壹萬元米五斗，並給假四日。

當日寇投降，大多數工廠都解散，唯有我廠因僑軍沒有遣散仍照舊工作，九月間僑軍編整，廠由國府別動軍接收，對於人事別無更動，可是到了發薪日期，接收要員假裝不知，於是工人們紛紛向所長請求：「我們工人家庭的生活已不能維持，況年關又到，以前所欠的債，又要還清，請所長代我們設法！」但他總是三阻四的拖延下去，於是大家氣忿到極點。罷工！只有用罷工對付他，於是第二天全部工人都不上工，經過了一番周折，所長答應每人暫借二千，三千，第二期每人米三斗。三斗米一家數口如何能維持半個月呢？不得已東奔西跑，向朋友親戚家借，吃重利息。

從前僑軍時代制服是春秋二季各發一套，可是至今已至十二月，秋季制服還未發給，於是又掀起了「一個鬥爭」，才發了下來。

一天下午四時，還不到放工的時候，鐘聲忽然噹噹的響了起來，

一個傳令兵匆匆地跑來向我們說：「葉所長有令！請你們全體操場上集合，有話同你們說。」接着我們快走，既然有令，當然要去，大家三三兩兩地走出工場，往操場上去，傳令兵站在門的一旁，至末了一個走出工場，馬上將工場門上了鎖，大家懷疑着爲什麼要來這一套。所長訓話了：「自今日起本修械所，正式成立了，各人的工資亦有定規了。從今以後，你們須得忠心地服務，不要像以前糊塗！但還有一事使你們關心的，也是我所長最痛心的，就是要裁去一半以上的少年工人；」接着又痛哭老鼠假慈悲的說：「憑你們的技術和能力！我想一定可以找到職業，我所長實在捨不得你們遠走，無奈奉了上峰命令，不得不如此。」現在我將裁去的先報告一下，然後貼在佈告欄內，你們自己去看。」

一個個刺耳的呼喚播送到各工友自己的耳朵裏。一共裁去了五十六名，我也是其中的一個，連得那十個學徒也被裁去。

「這不是一件很痛心的事嗎？據上峯說，你們的工資可以購買美國各種新式槍械，用不着自己造了。被裁的工人明天上午九時來，我有話與你們說；沒有被裁的十五日上午十四日——星期一可不必來。完了，散會！」葉所長說完昂然地往別處去了。

「年關已到，以前欠的債還沒有還清，現在忽然之間被裁，我們工人怎麼能渡過這物價高漲的年關

G $\frac{2}{4}$ 新春蓮花落 朱絳詞·蓮花落調

速度：(一)到(三)逐漸加快表情：(一)沈毅；(二)從沈毅到愉快；(三)興奮。

2.2	2.2	2.3	3.2	1	2	3	1.2	3.5	3.5	3.1	2.1							
(一) 我們	都是	吃不飽的	窮	朋	友	(窮朋	友)	採枝	花兒	開								
(二) 我們	不是	做不死的	苦	耕	牛	(老耕	牛)	採枝	花兒	開								
(三) 走出	門去	放開	腳	溜	周	(溜一	周)	採枝	花兒	開								
6.1	6.1	2.1	2	3.3	3.3	3.2	1.6	6.1	2.6	1.6	1.2	1.6						
一個	一枝	蓮	花	一	年	不	休	一	休	兩	枝	花						
一個	一枝	蓮	花	本	節	該	休	個	休	兩	枝	花						
一個	一枝	蓮	花	紅	男	滿	走	個	街	兩	枝	花						
5	—	6.5	6.1	5	—	3.3	5.6	6.1	5	—	2.2	2.2	2.2	2.3				
開		花	來	蓮	花	落	一	齊	落	蓮	花	工	作	使	我	們	成	
開		花	來	蓮	花	落	一	齊	落	蓮	花	走	出	了	工	廠	一	
開		花	來	蓮	花	落	一	齊	落	蓮	花	小	孩	子	在	把	禮	
5.	3	5.6	5.3	2.1	6.1	6.1	2.1	2	3.3	3.3	3.3	3.2	1.6					
家	活	三	枝	花	兒	開	三	個	三	枝	蓮	花	飢	寒	遍	我	們	牽
手	三	枝	花	兒	開	三	個	三	枝	蓮	花	皆	大	歡	喜	一	笑	緊
		三	枝	花	兒	開	三	個	三	枝	蓮	花	大	歡	喜	一	笑	手
		三	枝	花	兒	開	三	個	三	枝	蓮	花	大	歡	喜	一	笑	透
		三	枝	花	兒	開	三	個	三	枝	蓮	花	大	歡	喜	一	笑	口
		三	枝	花	兒	開	三	個	三	枝	蓮	花	大	歡	喜	一	笑	口
6.1	2.6	1.6	1.2	1.6	5	—	6.5	6.1	5	—	3.3	5.6	6.1					
(牽	緊	手	四	枝	花	兒	開	三	個	三	枝	蓮	花	落	一	齊	落	蓮
一	齊	透	四	枝	花	兒	開	三	個	三	枝	蓮	花	落	一	齊	落	蓮
笑	開	口	四	枝	花	兒	開	三	個	三	枝	蓮	花	落	一	齊	落	蓮
5	0	3	3	2	2	3.3	3.3	2.2	2.2	3.3	2.2	0.1	6.1					
花		看	看	採	採	看	看	採	採	看	看	採	採	看	幾	枝		
花		看	看	採	採	看	看	採	採	看	看	採	採	看	幾	枝		
花		看	看	採	採	看	看	採	採	看	看	採	採	看	幾	枝		
2.1	2	0.1	6.1	2.1	3	2.1	6	5	6									
蓮	花	採	幾	蓮	花	一	齊	落	蓮	花								
落	採	幾	蓮	花	一	齊	落	蓮	花									
落	採	幾	蓮	花	一	齊	落	蓮	花									

註：|：：|是重複記號。把重複記號內的歌詞(一)(二)(三)都唱完後，最後才接下去唱看看採採

呢？」

「我們的工資可以購買美國新式槍械了？如此我國每一件工業品，合算起來，沒有買現成的上算，完全去依賴他國好了！用不着發展工業，努力生產了。」

「我們是學徒，為什麼也要被裁，當初進此處來時，曾有約言，須得三年後才可自由，否則全部的損失，完全要我們擔任，現在他（廠方）自己竟把我們裁去，我們也要他賠償損失！我們應當去交涉！學徒小齊波很忿怒地說。許多學徒一哄地說：去！去！去！大家去！可是並沒有得到結果。

星期日的了，大家奔向所長室去，所長很篤定的坐在寫字檯上，吸着煙捲，見我們一大羣的工人說：「你們都到全了嗎？」「全了！現在上峯命令：每人發給工資半個月：（工人一萬元，學徒三千六百元），米二斗，學徒也是如此！明天上午來領取！怎麼？只有工資：那麼這散費怎樣？敵人的工廠倘有遣散費，請問所長，我們怎樣？」

「我不管？這是國府命令，你們要什麼儘量向國府提議好了！」所長很兇橫地彈出了眼睛。

一日易過，今天是星期一了！大家去領取錢和米！排着隊點名領取，簽名蓋章並立憑據，以後不得再有意外，手續完畢，負着米回家。債主們知己領到了錢來，都紛紛來索取，不還吧，又不好，還吧，以後自己生活怎麼過？唉！勝利後的午間是這樣地難過！

二 萬 人 示 威 大 遊 行

張 弓 畫



一、一月十三日，上海各界在玉佛寺公祭昆明慘案中被害的于再先生，在追悼大會上有文化界名人和工人、職員、學生的代表演說，他們一致要求民主自由。

二、在追悼大會上決定用遊行來紀念死者，來表示對於民主自由的追求和愛好。遊行隊伍經過的地方，各種車輛停止行駛，吉普車上的美軍，舉起了大姆指，連喊「頂好」！



三、遊行的隊伍進行到國際飯店附近，迎面來了大隊警察，他們高喊：「提高警察待遇！改善士兵生活！」警察們不由自主的退到馬路兩旁去，讓他們通過。

四、遊行隊伍沿路用粉筆在牆上地上寫標語，當他們到達市政府門口時候，大書「聯合政府」「剷除貪官污吏」等標語。



不要這許多人做工

白 蠟

我們大陸鐵廠，自從八月十五日停工到現在，快五個月了，可是現在還不能有復工的希望；但據說廠內買布的小工具，倒不裏面飛了不少！

大約在九月初，經濟部派了黃希圖（上海紡織染學校校長）來接收大陸鐵工廠。那知道這位黃先生一上任就大請客，請了幾只雞鴨頭，（大班、縣長）到他家去吃夜飯，這種事給人聽得了總要議論的，當地的政府接收大官員，去請幾個雞鴨頭吃夜飯幹什麼？

黃希圖一接收大陸鐵廠，辦事人員到用了不少，阿黃啦！阿黃啦！伯伯啦！外甥啦！齊集一堂，開家大小都享受皇祿，但接收了四個月多不知他在弄些什麼，我們工友們倒將頭頸伸得長長的，等他復工，而他一無消息！

好了就是來了，在二禮拜前，政府當局派了資源委員會來接辦大廠，我們工人知道之後，高興得不得了，就馬上派代表去碰頭接收先生，他們說我們的總廠長是重慶來的貝先生，我們的廠長姓黃，那我們代表就去見這位黃先生，探詢復工日期。據他說正在辦理移交手續，等一星期後來聽復工日期好。一星期到了，我們全廠工友都很關心的一早就跑到廠中去聽復工日期和歡迎新廠長，因為時間尚早，我們在廠門口等著；八點鐘，九點鐘很快的過去，十點鐘十一點鐘也相繼的過去，有些工友已經等得不耐煩了，大罵山門：「他媽的！銀行上寫字間也早已辦公了。他們幾位接收的大老爺，到現在還沒到，政府用的人都是飯桶，怎麼到這個時候辦事人還沒有到，恐怕今天又靠不住了。」正在講的時候，那邊橋轉角處一位西裝筆挺的先生搖搖擺擺的過來了，代表連忙說：「不要吵，不要吵，廠長來了！」他經過我們的面前，用目光斜視一眼。我們的代表上前叫他一聲，道聲早安！他將頭點點，隨後代表等跟着他進去，他問代表：「這許多工人來幹什麼？」代表說：「上次黃先生說一星期後可復工了，他們都來工作的。並且來歡迎新廠長。」他說：「這個對不起請原諒。廠中還沒有移交清楚，請你們再等一星期來吧！」我們代表說：「你們來不及接收，我們工會中可以派些人來幫助你們做些點收工作，可以早日辦理清楚，我們也不必一日一日的等下去了。」他不理只說：「你們去通知工人，叫他們回去吧！這樣大的風，在外面是很冷的。」先生不聽你說，我們爲了要復工，什麼苦都受過，大雨淋啦，跨大水啦，太陽晒啦，吃西北風，餓肚皮，那一件沒有受過，今天我們抱

了滿腔熱情，來歡迎你新廠長，稍許吃些西北風也不要緊，只要你黃先生能同情我們，早些復工，就感激不盡了。」下星期一定給你們復工日期。」我們想這樣多的日子也等過去了，那末就再等一星期吧。

又一星期了，我們的代表進去，技巧貝先生也在，我們的代表說明來意，那知被這位貝先生嚴厲地教訓一頓說：「我們不是復工，是開工。你們是大陸鐵廠的工人，大陸鐵廠是已經結束了，現在是政府委託資源委員會來開的，所以與你們沒關係。」——這種話，可將我們的希望都打消了。我們說：「貝先生，委員長不是說過嗎？全部復員，努力生產，照你這樣說來，不是復員，是來佔領我們廠的。」「照法律上說起來，你們這班工人還有罪。你們爲什麼幫着日本人生產，你們都是漢奸工人。」他玩官腔了。我們的代表說：「先生，這你也不能怪我們，因爲我們都是能力薄弱的平民，你只能怪我們的政府，他在國軍西撤時，爲什麼不將我們老百姓統統帶到內地去呢？而現在國家勝利了，反說我們是漢奸，我們爲了要吃飯，要活命，不得不在敵僑鐵廠下工作；假使說我們工人是小漢奸的話，那上海每一個市民都是漢奸了。因爲他們都吃日本人的戶口米，配給油等，都是在敵僑手下生長的人。」——貝先生好像握有最高權威的法官，一下子又教了我們的「漢奸」罪，他說：「爲了這幾點，政府特別的原諒你們，看

在面情（？）上，我們儘量的錄用你們老工人，可是不需要全部，只要用三五十人夠了；但是需要經過一次嚴格的考試，不及格的不要。」這個，我們又成了問題了，我們工人總共約一千人，他用五十人也不過廿份之一，這叫誰去做好呢？還要經過考試，難道說我們從前不是在工作的嗎？我們就要求他：（一）希望他全部錄用。（二）請他不更考試，因爲我們已停了五個月了，技術上不免有些生疏，假使萬一不取，豈非又要失業嗎。如要分技術高低，那可在平時工作時觀察好了。他說：「政府現在不需要這許多人來做。」請大家想想看，這是否矛盾？一面在喊「努力建設，增加生產」，一面在說「不需要這許多技術工人！」究竟叫我們生產還是不生產？大約他們已有了大量的USA（美國貨）了。

（逢星期三出版）
編輯：生活知識周刊社
發行人：陸 以 女
出版：大江出版公司
南京路哈同大樓
電話：一八五八三號
（本期售價）百元
本刊已呈請社會局登記